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五

鄘音庸

說已見邶



柏舟其音恭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伯是詩以絕之鄭氏曰共姜婦人從夫謚○呂氏曰敍言父母詩獨云母蓋止是母意敍并言之文勢當爾如將仲子云父母之言時鄭莊公亦止有母姜氏此其比也

范氏曰衰亂之世淫風大行共姜得禮之正而能守義故以首鄘風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鬢徒坎反彼兩髦音毛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音紙不諒人只

毛氏曰興也中河河中鬢兩髦之貌髦者髮也

眉子事父母之飾鄭氏曰禮世子昧爽而朝亦
櫛纒笄總拂髦冠綏纓○孔氏曰髦者用髮爲
之象幼時鬢其制末聞內則云子事父母總拂
髦言兩者以象幼時鬢則知鬢以挾鬣故兩毛
也父母既沒則去之喪大記云小斂主人脫髦
注諸侯禮士既殯脫髦纒色幘反綏汝誰反鬢
音朶儀匹也呂氏曰儀以夫爲法也猶夫曰皇
辟辟亦法也矢誓靡無之也至已之死信寐
他心諒信也○**禮記**曰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
夫家是其常處兩髦之人謂其伯也朱氏曰以
夫已死不忍斥故以兩髦言之實是我之匹故
我不嫁也○**宋**曰告其母而質之於天曰何
其不信我也敍所謂誓而不許者如此范氏曰
女子以母爲親故稱母而不稱父○釋文曰髦

韓詩作鬢

况彼柏舟在彼河側髦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
靡慝他得反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禮記曰特匹也朱氏曰特有孤特之義而以爲
匹者古人用字多如此猶治之謂亂也慝邪也
王曰以再嫁爲慝則其絕之甚矣○釋文曰
特韓詩作直云相當值也

史記載其伯釐侯世子釐侯已葬或公襲政
其伯其伯入釐侯羨自殺按或公在位五十
五年國語又稱或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微子
國計其初卽位其齒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弑
其伯而篡立則其伯見弑之時其齒又加旡
於或公安得謂之蚤死焉髦者子事父母之
飾諸侯既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

其伯自殺則是時其伯既脫髦矣詩安得猶
謂之髡彼兩髦兮是其伯未嘗有見弑之事
或公未嘗有篡弑之惡也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徐資反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
國人厭之而不可道也鄭氏曰宣公卒惠公幼其
庶子頑委於惠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
宋柏夫人許穆夫人

牆有茨不可掃也中葍古候反之言不可道也所
可道也言之醜也

毛氏曰茨蒺藜也欲掃太之反傷牆也○前漢
梁王其傳聽閭中葍之言注應劭曰中葍材構
在堂之中也顏師古曰構謂舍之交積材木也
應說近之○鄭氏曰中葍之言謂頑與夫人淫

昏之語○范氏曰掃之則傷牆道之則傷君必
不得已而道之則不可復詳必不得已而詳之
則不可復讀詩人之意本不欲道厭之而不能
不道既道而復以為恥又悔而相戒也
中葍當從應劭顏師古說蓋閭內隱奧之處
也中葍之言若曰閨門之言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葍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
言之屈也

毛氏曰襄除也○朱氏曰詳詳言之也不欲言
故託以屈○釋文詳韓詩作揚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葍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
言之辱也

毛氏曰束而太之○朱氏曰讀誦言也○楊氏
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閭中之言豈不可讀其汗

甚矣瞽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以譎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瞽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為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竦隱而不彰也其為訓戒深矣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鄭氏曰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人君小君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音加委委於危反佗佗待河反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朱氏曰君子其夫也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婦人夫死稱未亾人言待死也今宣姜夫死而淫是失偕老之義毛氏曰能與君子偕老乃宜居

尊位服盛服也○**毛氏曰**副者后夫人之首飾

編蒲典反髮為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

所以別尊卑孔氏曰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

飾編別他髮為之假佗紒形加於首上追師云

追衡笄注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垂于副

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紃懸填珈之言加由副既

笄而加此飾故謂之珈六珈必飾之有六但不

可知紒音計追丁回反紃丁敢反○**朱氏曰**委

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孔氏曰**宣姜行步有

儀其舉動之貌如山如河朱氏曰如山言其安

重也如河言其弘廣也○**艷氏曰**象服者謂綏

音遙翟音狄關翟也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予

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孔氏曰翟而言

象者象鳥羽而畫之服飾如是而為不善當如

之何○釋文佗佗佗他他

玼音此兮玼兮其之翟也鬢真恐反髮如雲不屬
蘇節反鬢徒帝反也王之瑱吐殿反也象之掃勅
帝反也揚且七也反之替星歷反也胡然而天也
胡然而帝也

毛氏曰玼鮮盛貌翟禴翟關翟也孔氏曰翟雉

名也鄭注周禮三翟皆刻繪為翟雉之形而彩
畫之以為飾不用真羽鬢鬢髮也釋文曰服虔

云髮美為鬢如雲言美也屬潔也○**鄭氏曰**

鬢髮也不潔者不用髮為善孔氏曰說文云髮

益髮也言婦人髮少聚他人髮益之不潔鬢者

言婦人髮美不用他髮為髮而自潔美○**毛氏**

曰瑱塞耳也掃所以摘髮也孔氏曰以象骨搔

首因以為飾名之掃揚眉上廣○**宋氏曰**且語

助也○**毛氏曰**皙白皙○**宋氏曰**胡然而天胡

然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瑳七我反兮瑳兮其之展陟戰反也蒙彼縹側救

反締是繼息別反祥符素反也子之清揚揚且之

顏也展如之人兮邠之媛于卷反也

說文曰瑳玉色鮮白○**毛氏曰**禮有展衣者以

丹穀戶木反為衣裳覆也締之美者為縹是當

暑祥延之服也鄭氏曰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

白縹締締之感感者展衣夏則裏衣縹締以禮

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孔氏曰繼衣焚熱

之服也祥延是熱之氣也○王氏曰暑服則加

繼締焉所以自斂飭也音如絆繫之絆說文同

清視清明也揚廣揚而顏角豐滿展誠也美女

為媛說文曰顏眉目之間也

一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之也汝蓋自省容服尊嚴胡然如天乎胡然如帝乎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之也亂益婉而意益深矣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垂于世族杜位相切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此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前漢地理志曰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張氏曰鄭衛地濱大河沙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

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墮其人情性如此其聲音亦軟故聞其樂使人如此懈慢也桑中溱洧諸篇幾於勸矣夫子取之何也曰詩之體不同有直刺之者新臺之類是也有微諷之者君子偕老之類是也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此類是也或曰後世狹邪之樂府冒之以此詩之敍豈不可乎曰仲尼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閔惓懲創之意隱然自見於言外矣或曰樂記所謂桑間濮上之音安知非即此篇乎曰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邠其來尚矣戰國之際魏文侯與子夏言古樂

新樂齊宣王與孟子言古樂今樂蓋皆別而
言之雖今之世太常教坊各有司局初不相
亂況上而春秋之世寧有編鄭衛樂曲於雅
音中之理乎桑中溱洧諸篇任於周道之衰
其聲雖已降於煩促而猶止於中聲荀卿獨
能知之其辭雖近於諷一勸百然猶止於禮
義大敎獨能知之仲尼錄之於經所以謹世
變之始也僭使仲尼之前雅鄭果嘗厖雜自
衛反魯正樂之時所當正者鞞大於此矣唐
明皇令胡部與鄭衛之聲合奏談俗樂者尚
非之曾謂仲尼反使雅鄭合奏乎論語答顏
子之問迺孔子治天下之大綱也於鄭聲亟
欲放之豈有刪詩示萬世反收鄭聲以備六
藝乎

爰采唐矣沫音妹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
我乎桑中要於送反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毛氏曰爰於也唐蒙菜名孔氏曰釋艸云唐蒙

女蘿女蘿兔絲沫衛邑蘇氏曰書曰明大命于
沫邦蓋紂都朝歌以北是也○**蘇氏曰**姜弋庸

皆著姓也○**毛氏曰**言世族在位皆有是惡行

桑中上宮所期之地淇水名也○**張樂劉氏曰**

采唐采麥采葑者欲適幽遠行其淫亂不敢正
名而託之以采唐也

爰采麥矣沫之比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
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毛氏曰弋姓也朱氏曰春秋定姒公穀作定弋

爰采葑乎容反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鄭氏曰對蔓菁○毛氏曰庸姓也

來中三章章七句

鶉音純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鶉之不若也

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偕老是也切言之者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矣國從而亡故次之以定之方中美文公而衛復興焉胡氏春秋傳曰楊氏曰此載衛為夷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於曆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國而亡其家者欲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以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鶉之奔奔鶉之疆疆音姜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鄭氏曰奔奔疆疆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釋文曰韓詩云奔奔疆疆乘匹之貌○毛氏曰良

善也兄謂君之兄孔氏曰惡頑之辭○左氏傳奔奔作賁賁

鶉之疆疆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毛氏曰君國小君孔氏曰夫人亦得曰君左傳莖穆姜曰君其出乎是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丁佞反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音曹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音悅之國家殷富焉朱氏曰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敗死宋桓公迎衛之遺民立宣姜子申以廬

於漕是為戴公是年戴公卒立其弟燬是為文公
於是齊桓公城楚丘而遷衛焉。○孔氏曰鄭志答
張逸問曰楚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魏界衛本河
北至懿公滅乃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矣
楚丘與漕不甚相遠亦河南明矣。○杜預云楚丘
濟陰成武縣西南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
側中反桌椅於宜反桐梓漆爰伐琴瑟

毛氏曰定營室也。爾雅曰營室謂之定孫炎曰

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中為正也。○
鄭氏曰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
謂之營室謂小雪時。○禹樂劉氏曰建亥之月
定星方中北與極星相直景之可以正地勢楚
宮楚丘之宮揆度也揆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

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孔氏曰匠人云水地以
縣置槩以縣視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
之景畫參諸日中之景夜攷之極星以正朝夕
注云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
定乃為位而平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
臬以縣正之視之以其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
東西正也又為規以識之者為其難審也自日
出而畫其景端以至日入既則為規測景兩端
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其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
之以指臬則南北正也日中之景最短者也極
星謂北辰也傳言南視定不然匠人不言以定
星參之經傳未有定星正南北者室猶宮也。○
釋文曰榛木叢生也似梓實如小栗。○**毛氏曰**
椅梓屬陸璣艸木疏曰梓實桐皮曰椅。○**陸氏**

艸木部曰楸音秋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為梓

○**龜氏**曰其大可伐以為琴瑟言豫備也○

范氏曰椅桐可以伐琴瑟則榛栗之為女贄朱

氏曰榛栗可以備邊實梓漆之供器用可知是

詩美其新造而志於永久○**蘇氏**曰櫟木者求

用於十季之後其不求近功凡類此矣

爰於也他日於此伐琴瑟

升彼虛起居反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

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王氏曰虛者若左氏所謂有莘之虛是也朱氏

曰虛故城也○**毛氏**曰楚丘有堂邑景山大山

京高丘也龜曰卜允信臧善也建國必卜之○

鄭氏曰登虛以望楚丘觀其旁邑朱氏曰堂楚

丘之旁邑也及其丘山審其高下所依倚○

朱氏曰既得其處於是下而觀焉則又多桑而

宜蠶○**王氏**曰卜言吉於是遂建城市而營宮

室也終然允臧者言今信善如卜所言也居樂

劉氏曰建國之初憂民之不得其所不敢違寧

曰終然允臧者喜其果遂於志願也

升彼虛矣以領略其大勢降觀于桑以細察

其土宜

靈雨既零命彼信音官人星言夙駕說始銳反于

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駮音來北三千

鄭氏曰靈善也李氏曰言好雨也○**毛氏**曰零

落也信人主駕者○**蘇氏**曰見星而駕○**釋文**

曰說舍也○**鄭氏**曰塞充實也淵深也張氏曰

淵虛明如淵也○朱氏曰塞則多不明塞淵則

塞而明猶曰誠明云尔是人也亦小充此道矣

毛氏曰馬七尺曰駮駮馬與牝馬也。**鄭氏曰**文公命主駕者兩止為我晨早駕欲往桑田務農急也。**宋氏曰**詩人因言非獨此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其所畜之駮牝亦三千矣。**蘇氏曰**富疆之業必深厚者為之非輕揚淺薄者之所能致。**王氏曰**言國君之富者宜以馬也。朱氏曰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程氏曰**一章言建國之事多章方言相土度地之初屬文之勢然也。今文首言其事然後原其初者多矣。既度其可然後卜以決之卜洛亦然。古人之為皆如是也。人謀臧則龜筮從矣。卒章敍其勤勞以致殷富。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蠖丁計反。蠖都動反。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

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鄭氏曰不齒者不與相

飛雅
蟻蝮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于萬反。父母兄

毛氏曰蠖蝮虹也。**程氏曰**蠖蝮陰陽氣之交

映日而見。故朝西而暮東。在東者陰方之氣就交於陽也。夫陽唱陰和。男行女隨。乃理之正。今陰來交陽。人所醜惡。故莫敢指之。今世俗不以手指者。因詩之言。女子之奔。猶蠖蝮之東人所醜也。**鄭氏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何憂於不嫁。而為淫奔之過。乎惡之甚。**爾雅**蠖作蟻。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此詩反泉水竹竿辭。同而意不同。此詩蓋國人厭淫奔者言女子

終當適人非久在家者何為而犯禮也泉水
竹竿蓋衛女思家言女子分當適人雖欲常
在父母兄弟之側有所不可得也一則欲常
居家而不可得一則欲亟去家而不能得其
善惡可見矣

朝齊于西反于西崇朝其兩女子有行遠兄弟父
母

程氏曰朝齊于西乃陽方之氣來交於陰則理
之順周禮眡稷掌十煇之恣九曰齊鄭氏注曰
齊虹也詩曰朝齊于西○**毛氏曰**崇終也從曰
至食時為崇朝○**范氏曰**朝齊于西陽感陰也
陽感陰則是陽為倡而陰從之也故崇朝其兩
此陰陽之相應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亦猶
是矣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糶信也不知命也

毛氏曰乃如是淫奔之人也○**程氏曰**人雖有
欲苟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女子
以不自失為信所謂貞信之教違背其父母可
謂無信矣命正理也以道制欲則能順命王氏
曰男女之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今也
從欲而不知命有所制此之謂不知命也

蝮螻三章章四句

相息亮反鼠刺糶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
在位承先君之化糶禮儀也

相鼠有皮人而糶儀人而糶儀不死何為

毛氏曰相視也○**鄭氏曰**儀威儀也○**陳氏曰**
鼠屎汗可惡之物猶有皮齒體以全其形今汝
在位反無禮儀而不如鼠糶愈聯句云禮鼠拱

而立。○山陰陸氏曰：今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兩足而拱，謂之禮鼠。亦或謂之拱鼠。○**朱氏曰**：人而無儀，則其不死亦何為哉？

相鼠有齒，人而寐，止人而寐，止不死，何俟。

鮑氏曰：止容，止季經曰容止可觀。

相鼠有體，人而寐，禮人而寐，禮胡不遄，市專反，死。

毛氏曰：體，肢體也。遄，速也。

相鼠之惡無禮，何其如是之甚也。蓋溺於淫亂之俗，不如是不足以自拔也。疾惡不深，則遷善不力。

相鼠三章章四句

干旄音毛美好呼報反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王氏曰：以素絲組馬以好賢者，臣子之好善也。

人君之好善則非特如此，必與之食天祿，其天位焉。柏舟之仁人見慍於羣小，以至於觀閔受侮者，以頃公故也。然則文公之臣子好善如此，亦以文公故也。故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予予居夔反干旄在浚蘇後反之郊素絲紕符至反之良馬四之彼姝赤朱反者子何以畀必寐反之。

朱氏曰：予予特出之貌。○**孔氏曰**：干之晉有旄。

有羽旄者牛尾也。羽夏翟之羽也。李氏曰：干與竹竿字通用。家語曰：干旄之忠。○周禮注：口徐。

州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緩後世或無故染鳥羽用之謂之夏采。○程氏曰：注旄于晉九旗皆然。九旗之物所建各不同，若王建太常諸侯建。

旗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是也云旄云旗云旌皆通言尔謂卿大夫建旗而來就浚之郊禮下賢者其下有旒縵朱氏曰縵旗之體也旒縵之垂也旄旗旌建之車後。驂所銜反旒力周反

毛氏曰浚衛邑。○爾雅曰邑外謂之郊。○**毛氏曰**紕所以織組也。○**王氏曰**素絲為組所以帶馬良馬所以好賢者也。程氏曰素絲束帛也。謂以束帛乘馬行禮於賢者。紕踈布之狀。組密錡之狀。祝疑為筮。厚積之意。○**朱氏曰**此設為賢者之言。言衛之卿大夫建此于旄。欲有所咨問於我。我將何以畀之乎。言不知所以副其意者。彼妹者。子言其德之美。指衛之臣子。子于旄在浚之郊。素絲組。音祖之良馬。五之彼妹者。子何以予之。

毛氏曰鳥隼曰旗。孔氏曰周禮州里建旗。大司馬又曰百官載旗。旗亦有旄。二章互文也。言旄則有旒縵。言旗則亦有旄矣。下邑曰都。朱氏曰都居民所聚也。○**王氏曰**紕之以為組。子于旄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妹者。子何以告之。

毛氏曰析星歷反羽為旌。孔氏曰爾雅云注旄。皆曰旌則于旄于旌一也。旣設旒縵有旃旗之稱。未設旒縵空有析羽。謂之旌城都城也。朱氏曰浚都之城也。祝織也。王氏曰組成而祝之。故初言紕中言組。終言祝。祝斷也。○**程氏曰**馬四至於五六馬之益多。見其禮之益加也。郊都城好賢益篤。則賢者益至。不好賢則士益遠。遯也。朱氏曰五之六之者。取協韻而極言其盛。凡詩

之言類此者多矣。○左氏傳曰：于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

于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齊彥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鄭氏曰：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露於漕邑者謂戴公也。戴公與許穆夫人俱公子頑蒸於宣姜所生也。○朱氏曰：露者有宮室而廬居也。

朱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朱氏曰：聖人錄泉木於前，所以著禮之經。劉載馳於後，所以盡事之變。夫宗國覆滅，莫大之變，願以

父母既終而不得歸，則事變之微，於是者可知矣。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未反，涉我心則憂。

毛氏曰：載，辭也。吊失國曰唁。悠悠，遠貌。朱氏曰：悠悠，遠而未欲之貌。漕，衛東邑。艸行曰跋，水行

曰涉。釋文：韓詩曰：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朱氏曰**：載馳，載驅急也。言至于漕，思之也。○**朱氏曰**：夫人父母不在，當使大夫寧其兄弟。夫人欲

自歸唁其兄弟，而託以不欲勞其大夫之跋涉也。○釋文：驅，倫駟曰字，亦倫驅。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鄭氏曰：嘉，善也。爾，許人也。臧，善也。許人既不我嘉，不能旋反於衛。

矣為許人者蓋亦視爾父子兄弟之間有災
患不臧其心如之何則我之思不遠矣不閔
謂曉欬易見初不閔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閔悲位反
朱氏曰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所渡之水也○

毛氏曰閔閉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蟲音盲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
人尤之衆穉直吏反且狂

毛氏曰偏高曰阿丘蟲貝母也陸璣疏曰蟲今

藥艸貝母也其葉如栝樓而緇其子在根下如
芋升至偏高之丘采其蟲者將以療疾王氏曰
采蟲所以療鬱結之疾○**曾氏曰**善懷猶善思
也鄭箋善猶多也意已如此朱氏曰漢書岸善
崩女子之於懷思甚於男子○**毛氏曰**行道也

○**朱氏曰**將欲升高望遠以舒憂想之情言采
其蟲以療鬱結之疾

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言女子雖多懷思欬今
之所以迫切者亦各有道他人不知則以為
女子情性之常而尤之也衆稚且狂非真指
許人以為穉狂蓋言我憂患如此之迫切彼
方且尤我之婦意者衆人其幼穉乎其狂惑
乎不欬何其不相體悉不識緩急一至於此
也

我行其野芄芃蒲紅反其麥控善貢反于大艷誰
因誰極大夫君子驟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
之

毛氏曰願行衛之野麥芃芃欬方盛也○**朱氏**
曰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之因○**毛氏**

曰極塗也。○**朱氏曰**：言我將行其野，涉茫茫之
麥而控告于大艷，然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
至乎。雖大夫君子為我思，所以處此者百方，然
不如使我得自盡其心之為愈也。王氏曰：百尔
所思，不如我所之者，終欲歸唁之辭。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一章六
句一章八句。蘇氏曰：載馳五章或言四章
一章三章章六句二章四章章八句以春
秋傳叔孫豹載馳之四章取控于大邦
非今日四章故也。

鄘國十篇三十章百七十六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六

衛

說已見邯鄲

淇奧於六反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
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孔氏
曰：武公和釐侯子。○朱氏曰：武公年九十有五，猶
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
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文戒我。又作賓
之初筵，抑戒之詩，以自警其能聽規諫以禮自防
可知矣。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於此反有匪君子，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咺兮。反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諉。況云反兮。

毛氏曰：興也。奧，隈也。辰樂劉氏曰：奧，謂水涯彎

曲之地○**屈樂劉氏曰**淇水之旁至今多美竹他所弗迨也晉左思三都賦云見綠竹猗猗則知衛地淇奧之產。朱氏曰漢書所謂淇園之竹是也。○**毛氏曰**猗猗美盛貌程氏曰猗猗言竹之態**匪**文章貌王氏曰攷功記曰且其匪色必似鳴矣匪者有文章之謂也治骨曰切象曰璫玉曰琢石曰磨瑟矜莊貌備寬大也赫有明德赫赫欬嘒威儀容止宣著也諼忘也。○大學曰如切如璫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備兮者恂慄也赫兮嘒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全善民之不能忘也○**程氏曰**赫兮嘒兮盛德輝著于外也管章言其德美文章由善學自治而欬○釋文曰韓詩竹作薄徒沃反云篇疏也石經同毛氏曰綠

王芻也竹蕭竹也嘒韓詩作宣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子丁反有匪君子充百瑋瑩
音營會古外反弁皮變反如星瑟兮備兮赫兮嘒
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毛氏曰青青茂盛貌程氏曰青青言其色充耳謂之瑋瑋瑩美石也天子玉瑋諸侯以石弁皮弁孔氏曰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瑋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為之注云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是也成公諸侯則玉用三采而瑋飾七○**鄭氏曰**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瑋瑋而處狀似星也○**程氏曰**二章言其威儀之美服飾之盛
瞻彼淇奧綠竹如簣音責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

坐如壁寬兮綽兮倚於綺反重直恭反較古岳反
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程氏曰如簣善其盛密比如簣○**毛氏曰**金錫
鍊而精坐壁性有質程氏曰善其成質之美如
金錫坐壁欬○爾雅曰寬綽也郭璞云謂寬裕
也○程氏曰寬弘裕也綽開豁也○**毛氏曰**重

較卿士之車孔氏曰周禮與人注云較兩轡上
出式者則較謂車兩傍今謂之平較但周禮無
重較單較之文○呂和叔曰古者車箱廣四尺
四寸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於車床三尺三
寸謂之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
於車牀凡五尺五寸古人立乘若平常則憑較
若應為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程氏曰**
善戲謔善其樂易而以禮自防節不至於過是

不為虐也毛氏曰寬緩弘大則雖戲謔不為虐
矣○鄭氏曰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
而時戲謔

淇奧三章章九句

攷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寤
處孔氏曰莊公楊成公子

孔叢子孔子曰於攷槃見遯世之士而寐問於
世○**程氏曰**攷槃觀其名已可見君子之心處
之已安知天下決欬不可復為雖然如此退處
至於其心寤寐間不怠君張氏曰此詩意怨而
言樂者是終山澗不出之意

攷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况元反

毛氏曰攷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鄭氏曰**碩
大也寤覺永矢諼忘也在澗獨寐覺而獨言○

程氏曰賢者之退窮處澗谷間雖德體寬裕而心在朝廷寤寐不能忘懷深念其不得以善道告君故陳其由也楊氏曰矢如臯陶矢厥謨之矢自陳不能忘其君○釋文曰澗韓詩作干云境埆之處也

攷槃在阿碩人之過苦禾反獨寐寤歌永矢弗過古禾反

毛氏曰曲陵曰阿藹寬大貌○**楊氏曰**自陳不得過君朝○**董氏曰**阿韓詩作干章句曰地下而黃曰干

攷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爾雅曰高平曰陸○**蘇氏曰**軸盤桓不行從容自廣之調也○**楊氏曰**自陳不得告君以善攷槃在澗碩人之寬非所調山澤之儒形容

甚癯者也軸之義未詳以上兩章觀之蘇氏說差近但未見訓詁所出耳

攷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霖子國人閔而憂之

程氏曰此詩皆陳莊姜宜答而君不親

碩人其頡其機反衣於旣反錦繫苦迥反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毛氏曰頡飛貌○**鄭氏曰**繫禪也衣錦尚之以

禪衣為其文之太著說文曰繫絲也絲系屬○朱氏曰繫儀禮作景禮記作綱○**毛氏曰**東宮

齊太子也孔氏曰左氏曰娶於東宮得臣之妹東宮太子所居也繫太子言之明與同母見夫人所生之賚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

妹之夫曰私○**蘇氏曰**邢周公之後也譚近齊
○**白虎通曰**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為
公詩云覃公維私覃子也○**王氏曰**舌族類之
賚

手如柔荑徒奚反膚如凝脂頰如蝨似修反蝨音
齊齒如瓠戶故反犀蝨音秦音蝨我波反齧巧笑
倩七薦反兮美目盼匹其反兮

毛氏曰如荑之新生如脂之凝朱氏曰茅之始
生曰荑脂之凝者曰膏頰也蝨蝨蝨也孔
氏曰蝨蝨在木中白而飛故以比頰瓠犀瓠瓣
朱氏曰瓠犀瓠中之子也言其方正潔白而北
次整齊也蝨音廣頰而方魏氏曰蝨謂蜻蜻也
○孔氏曰蜻蜻如蟬而小有文此蝨額廣而且
方○**朱氏曰**蛾螿蝨也其齧細而長○**毛氏曰**

倩好口輔孔氏曰服虔云輔上頰車也是牙外
之皮膚頰下之別名也盼白髮分朱氏曰白髮
分明○**王氏曰**言容色之美○論語子夏問曰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注上一句在
衛風碩人之二章下一句逸

碩人教教五刀反說始銳反于農郊四牡有驕起
橋反朱幘符云反鑣鑣表驕反翟弗音弗以朝直
遙反大夫夙退寐使君勞

毛氏曰教教承貌○**孔氏曰**說舍也○**毛氏曰**

農郊近郊○**朱氏曰**四牡車之四馬○**毛氏曰**

驕壯貌幘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為飾
釋文曰鑣馬銜外鐵也一名扇汗又曰排沫○

孔氏曰此鑣自解飾之所施非經中之鑣也鑣
鑣盛貌孔氏曰四牡之馬鑣鑣而盛清人云駟

介慶慶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第蔽也孔氏曰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第因以翟羽為之飾蓋厭翟也及其羽使相厭也○朱氏曰吾莊姜自齊來嫁舍止近郊乘是車馬之盛以入君之朝國人樂得以為莊公之配故譎諸大夫朝於君者宜早退寐使君勞於政事而不得與夫人相親也鄭氏曰以君夫人新為妃耦宜親親之故也○玉藻曰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釋文曰說本或作稅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古闊反施限音孤濺濺活及鱣步連反鮪于軌反發發補末反葭音加茨他覽反揭揭居揭反度姜薛薛與竭反戾士有揭髮劉反

孔氏曰河在齊西北流蓋氏曰齊地西至於河衛居河之西則自齊適衛河界其中故曰北流

活活○**毛氏曰**洋洋盛大也活活流也眾魚罟濺濺施之水中說文曰濺疑流也○朱氏曰濺濺罟入水聲也鱣鯉也鮪鮪音洛也孔氏曰郭璞云鯉今赤鯉也鱣大魚似鱣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大者祗二三丈今江東呼為黃魚陸璣云鮪魚形似鱣而青鬣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大者不過七八尺一名鮪以今驗之則鯉鮪鱣鮪皆異魚發發盛貌釋文曰魚着網尾發發然葭蘆莖亂五患反也孔氏曰郭璞云蘆葦也亂似葦而小陸璣云亂或謂之荻也秋堅成則謂之荻以今驗之蘆亂別州也揭揭居也○**鄭氏曰**度姜謂姪弟○**毛氏曰**薛薛盛飾也

也○**鄭氏曰**度姜謂姪弟○**毛氏曰**薛薛盛飾也

○**董氏曰**度士其賤臣也○**鮑氏曰**此章言齊地庶饒士女佼好禮義之備而君何為不答夫人○**釋文曰**發韓詩作輟孽韓詩作轡燭韓詩作楛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黷別遂相奔誘華戶花反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嗾其妃音配耦故敘其事以風福鳳反焉美反正刺淫泆也岳樂劉氏曰夫婦者五品之本匹配雖自於人謀義理實根於天地順其適者足以安於其位逆其理者無以保於其生蓋牽有人倫以來未聞違理犯義終其身而弗悔者宣公不遺自班於禽犢不足紀也風化流於其民陷之於不義而顛沉其生亦可傷哉故氓之詩不罪於其

民而曰刺時者知風之自於其君也

陳氏曰詩人蓋有所指而云備一人之始末以為戒也

美反正刺淫泆此兩語煩贅見棄而悔乃人情之常何美之有

氓之蚩蚩天之反拘布質莫豆反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霖良媒將七辛反子無怒秋以為期

毛氏曰氓民也○**朱氏曰**蚩蚩無知之貌○**毛**

氏曰布幣也鄭氏曰幣者所以貿買物也○**鄭**

氏曰季春始蚕孟夏嘗絲匪即就也子者男

子之通稱○**毛氏曰**丘一成為頓丘○**毛氏曰**

良善也將請也此民非來買絲但來就我欲與

我謀為室家也音民誘已已乃送之涉淇水至

此頓丘定宦家之謀非我心欲過子之期子無善媒來告期時民欲為近期故語之曰請子無怒秋以與子為期朱氏曰初言氓者始見其來莫知其為誰何也既與之謀則尔汝之矣此言之次第

氓假貿絲而來即我謀本謀挈是女而歸也及氓之歸是女乃遲遲未行送之於野謂之曰匪我愆期也子驟良媒以往來道途故我行計未成耳

乘彼坵俱毀反垣音袁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者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驟咎善以爾車來以我駒呼罪反遷

毛氏曰坵毀也○**朱氏曰**復關氓之所在也○**朱氏曰**不見復關泣涕漣漣言其未見也其憂

如此既見復關載笑載言言其既見也其喜如此○**朱氏曰**龜曰卜著曰筮體兆卦之體孔氏曰謂龜兆筮卦也二者皆有絲辭左傳曰其絲曰一羹一藉十年尚猶有臭是龜之絲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是卦之絲也賄財遷徙也○**歐陽氏曰**子初來即我謀我既許子而爾乃決以卜筮於是從子而往爾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嚙鳩兮驟食桑甚音甚于嚙女兮驟與士耽都南反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宋氏曰沃若潤澤貌○**歐陽氏曰**桑之沃若諭男情意盛時可愛至黃而殞又諭男意易得衰落朱氏曰桑之沃若以比始者容色美盛情好歡洽之時也桑之黃落以比色衰而愛弛也○

毛氏曰鳩鵲音骨鳩也食桑甚過則醉而傷其

性耽樂也○**鮑氏曰**說解也士有百行可以功

過相除至於婦人霖外事惟以貞信為節○**宋**

氏曰士之耽猶可說而女之耽不可說者婦人

深自媿悔之辭主言婦人惟以貞信為節一失

其正則餘霖可觀爾非真以士之耽為可說而

怨之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墮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

湯音傷漸子廉反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下

孟反士也因極二三其德

毛氏曰墮墮也○**孔氏曰**自我往爾男子之家

三歲之後貧於衣食○**毛氏曰**湯湯水盛貌帷

裳婦人之車也鄭氏曰帷裳褻容也○**孔氏曰**

褻容以帷障車之旁如裳以為容飾爽也○

朱氏曰淇水漸其車之帷裳吾見弃而歸也女

未嘗變其所守而士者自貳其行蓋由其心霖

所至極而二三其德故也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苦既遂

矣至云暴矣兄弟不知啞許意反其笑矣靜苦思

之躬自悼矣

朱氏曰靡不也夙早也興起也啞笑貌苦我二

歲為婦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勞為勞早起夜

臥霖有一朝不斂者與爾始相與謀約之苦既

已遂矣而爾遽以暴戾加已○**鮑氏曰**兄弟在

家不知我之見酷暴若其知之則啞啞然笑我

○**朱氏曰**然亦何所歸咎哉但靜而思之躬自

痛悼而已蓋淫奔從人不為兄弟所齒故也

及爾偕老之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音畔總

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朱氏曰及與也○**毛氏曰**泮坡也鄭氏曰泮讀

為泮泮崖也總角結髮也孔氏曰婦人未笄直

結其髮聚之為兩角晏晏和柔也○**孔氏曰**旦

旦猶怛怛鄭氏曰言其懇惻款誠○**蘇氏曰**始

也將與女偕老今老而反使我怨淇猶有岸隰

猶有畔何女心之不可知也○**朱氏曰**我總角

之時與時宴樂言笑成此信誓曾不思其反復

以至於此也既不思其反復而至此矣則亦如

之何哉亦已而已矣左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

也思其反之謂也○說文旦旦侘思思

氓六章章十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

者也范氏曰夫婦之際猶君臣之交或遇或不遇

命也進不見答退不得歸則如之何以禮自止而

已衛之賢女唯安於義命是以雖憂而不困也

翟籜也歷反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毛氏曰翟籜屈而殺也○**歐陽氏曰**衛女之思

歸者述其國俗之樂云有翟籜執竿以釣于

淇者我在家時常出而見之○**朱氏曰**我豈不

思衛兮遠而不可由爾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于萬反兄弟父

母

泉源解見泉水○**李氏曰**言舊時游泳二水之

間其樂如此今也嫁於異國而不得見也故曰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七可反佩玉之儺

乃可反

毛氏曰嗟巧笑貌難行有節度○**歐陽氏曰**思衛女之在其國者巧笑佩玉威儀閒暇樂然於二水之上念已有所不如也

淇水悠悠音由檜楫松舟駕苦出遊以寫我憂

毛氏曰悠悠流貌檜栢葉松身楫所以擢直教

反舟釋文曰方言云楫謂之撓或謂之擢撓音

撓○釋名云楫捷也撓水行舟疾也○**歐陽氏**

曰淇水悠悠然有乘舟而遊者亦可樂也○**宋**

氏曰駕苦出遊以寫我憂與泉水之卒章同意

○釋文悠悠作漉漉曰本亦作漉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音九蘭刺惠公也驕而褻禮大夫刺之杜預云

惠公即位時季十五六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許規反雖則佩觿能不我知

容兮遂兮垂帶悸其季反兮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芄蘭柔弱孔氏曰芄蘭

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

雀瓢此艸支葉柔弱○**朱氏曰**支枝同沈括云

支莢也芄蘭生莢支出於葉間垂之如觿狀○

毛氏曰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孔氏曰觿貌

如錐以象骨為之可以解結人君治成人之事

雖童子猶佩○**朱氏曰**雖則佩觿然成人之

德但能傲然不我知而已吾驕而褻禮餘鞅所

能也容兮遂兮舒緩放肆之貌悸帶下垂之貌

鄭氏曰容容刀也○孔氏曰大東云鞅鞅佩璵

璵佩玉也○毛氏曰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

○**義氏曰**支石經作枝說文同

芄蘭之葉童子佩鞞失涉反雖則佩鞞能不戎甲容兮遂兮垂帶悻兮

朱氏曰沈括云芄蘭之葉如佩鞞之狀○**毛氏**

曰鞞玦也能射御則佩鞞孔氏曰玦決也挾矢時著右手巨指以鈎弦用象骨為之甲狎也○

廣雅釋詁曰獨再言容兮遂兮垂帶悻兮而其驕慢舞所知之氣象蓋莫掩矣○釋文曰甲鞞

詩作狎

能不戎甲苦但能不戎親狎安自尊大而巳

芄蘭二章章六句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鄭氏曰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

孔氏曰夫人為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祖為一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

○**范氏曰**夫人之不佳義也天下豈有親母之

人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孝

也為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

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莊姜至於襄公之母

六人焉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

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猶知有禮而畏義

如此者蓋以先王之化所及也

說苑曰宋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

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

立則不可以往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

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

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

止於義而不敢過焉不卒處母子之變者可

以觀矣

誰謂河廣一葦韋鬼反杭戶即反之誰謂宋遠跋丘豉反予望之

毛氏曰杭度也○**鄭氏曰**誰謂河水廣與音餘

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今我之不渡直自不往耳非為其廣予我也誰謂宋國遠與我跋足則可以望見之亦喻近也今我之不往直以義不往耳非為其遠孔氏曰文公之時衛已

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此假有渡者之辭宋今睢陽公衛甚遠言宋近猶喻河狹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鄭氏曰不容刀亦喻狹小船曰刀孔氏曰釋名

云三百斛口刀江南所謂短而廣安而不傾者也崇終也行不終朝亦喻近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言偽反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鄭氏曰衛宣公之詩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朱氏曰先儒以此詩疑此時伯然無明文可攷

鄭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申則憂此人之

情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東征其詩皆敘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駢人能通死下之志是以能成死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地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死地之和致水旱之災故駢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苦以婦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如在己是以詩美之則言其君上之閔恤刺之則錄其室家之怨思以為人情不出乎此也為王前驅特詩中之一語非大義也

伯兮燭丘列反兮艷之禁兮伯也執及市朱反為
亏偽反王前驅

魏氏曰伯君子字也○**毛氏曰**燭衣貌○**魏氏**

曰禁英禁○**毛氏曰**及辰丈二而寐刃○**朱氏**

曰婦人自苦其君子之才之美如是今乃執及
而為王前驅也

自伯之東晉如飛蓬豈寐膏沐誰適都歷反為容

朱氏曰蓬艸也晉如飛蓬髮亂也○**毛氏曰**婦

人夫不在寐容飾適主也朱氏曰傳云女為說
已容

膏所以膏首面沐蓋潘也左氏傳邊之潘沐

杜預注云潘米汁可以沐頭魯遣展喜以膏

沐勞齊師則膏非專婦人用也

其雨其雨杲杲古反出日願言思伯甘心晉疾

朱氏曰其者與其將然之辭○**魏氏曰**人苦其

雨其雨而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苦伯且來伯且

來復不來願念也甘心如人心嗜欲所貪口味

不能絕也○**朱氏曰**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

是以不堪憂思之苦而甘心於晉疾也

焉於虔反得諼况袁反艸苦樹之背音佩願苦思

伯使我心悔音每又音悔

毛氏曰諼艸令人忘憂孔氏曰諼部忘非艸名

背北堂也孔氏曰士昏禮云婦洗在北堂有司

徹云主婦北堂房室所居之地摠謂之堂房半

以北為北堂房半以南為南堂痲病也○**孔氏**

曰何處得一忘憂之艸我樹之於北堂之上與

觀之以忘憂○**朱氏曰**思得艸之美者玩以忘

憂然世豈有是哉則亦思之不已而心痲焉爾

心癘則其病益深非特首疾而已也○釋文曰
諼本又作萱說文作蕙云令人忘憂也○董氏
曰韓詩作焉得萱艸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音配耦焉古
者國有凶茲則殺所戒反禮而多昏會男女之
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孔氏曰大司徒曰以茲政
十有三聚萬民十曰多昏注云不備禮而娶婚者
多也○晁樂劉氏曰夫婦之禮雖不可不謹於其
始欲民有細微貧弱者或困於凶茲必待禮而後
昏則男女之失時者多無室家之養聖人傷之寧
邦典之或違而不忍失其昏嫁之時也故有茲政
多昏之禮所以使之相依以為生而又以育人民
也詩不云兮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苟無子育兆庶

之心其能迨此哉

有狐綏綏在彼淇深心之憂矣之子韞裳

毛氏曰興也○**朱氏曰**綏綏獨行求匹之貌○

毛氏曰石絕水曰深○**范氏曰**孤獨行於水之

深失其所也○**鮑氏曰**之子是子也時婦人喪

其妃耦寡而憂是子韞裳韞為作裳者欲與為

室家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韞帶

毛氏曰厲深可厲之旁王氏曰岸近危曰厲帶

所以申束衣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韞服

李氏曰韞服苦其衣服之不備也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

桓公救而封之遺唯季反之車馬罷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伯是詩也孔氏曰衛立戴公以廬弓漕濟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漕婦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婦夫人輿軒重錦三十兩戴公平文公立齊桓公又城楚丘以封之與之繫馬三百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音居匪報也永以為好

吟報反也

毛氏曰木瓜樹木也孔氏曰郭璞云實如小瓜

醢可食○徐氏曰瓜有瓜瓞桃有羊桃李有雀

李此皆枝蔓也故音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也

瓊玉之美者說文曰瓊赤玉也琚佩玉名○李

朱氏曰善人遺我以微物必有以厚報之況齊桓

公之德如此其大則報之當如何○

我以木瓜而報之以瓊琚報之厚矣而猶曰非敢以為報姑欲亟以為好而不忘爾蓋報人之施而曰如是報之足矣則報者之情倦而施者之德忘惟其款款常若寐物可以報之則報者之情施者之德兩寐寤也

毛氏曰瓊瑤美石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音久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毛氏曰瓊玖王石孔氏曰瓊是玉之美名非玉

名也琚瑤玖三者互也琚音佩玉名瑤玖亦佩

玉名瑤音美石玖音王名明此三者皆玉石雜

也故丘中有麻傳云玖石次玉是玖非全玉也

○釋文曰玖字書云玉象色○孔氏曰吾於木
瓜見苞苴之禮行鄭氏曰以果實相遺者必苞
苴之尚書曰厥苞橘柚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六



